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二

曠達

閒居賦

魏曹植

羅漢三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
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鶩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
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雨仰歸雲
以載奔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

入虛廊之間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邇之修除即蔽景
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
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
轂更馳羽騎相過

閒居賦

有序

晉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
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
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

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
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
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
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建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
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
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
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
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

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
人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
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
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
遙自得池沼足以魚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
朝夕之膳收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
其辭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
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
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溪身齊逸民名綴
下士陪京汴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
峙窺天文之秘與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
玄漠綠微谿子巨黍異秦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蝨飛以
先啓行曜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閒環林
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

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
有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
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
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
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
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
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
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澆澗茁茁

敷披竹木翁謁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桕之
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
胡之別二奈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
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紫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苣紫薑薑薺甘旨蓼蔞芬芳
藁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樂以勞宣嘗膳載

加舊疴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
水挂蘋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
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
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
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
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
優游以養拙

閒居賦

晉庾闡

於是宅臨京郊宇接華廊聿來若忘茲焉是託鳥棲庭
林燕巢於幕既乃青陽結蔭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
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塘中眇日長洲晨
渠吐溜歸朝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遊若夫左瞻
天宮右盼西嶽夢飛彤素嶺敷翠綠明霞時清滄浪靡
濁黃綺絜其雲棲漁父欣其濯足至於體散玄風神陶
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蕭然忘覽豁爾遺想榮悴靡
期孰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於

萬韻理絕乎一響

山居賦

本傳云靈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有序

宋

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
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寔不
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
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
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

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
之豔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寔言
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
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勲之堂邁深心於
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

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

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為適古人

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勳不以天居為所樂故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嘆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間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雨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樊宮室以瑤琬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託於巖壑幸魚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

雖是築構而飾朴兩逝

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蓋取諸大壯琬堂自是素故曰白貢最是上文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闕

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市朝云云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

卽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興卓氏克銀櫬

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

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

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遊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

議於兼求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

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
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
不得周員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
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檀山川楊雄方言
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鉢裂帛為衣曰捫金谷石季倫
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
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
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
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
中闕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
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
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
文侯所造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
所載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摘林左太冲
謂戶有摘袖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之長洲之茂

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園

故闕表此園

之珍靜千乘譙嬉之所非幽人憇止之鄉且山川亦不

能兼茂隨地

勢所遇耳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

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

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

傳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中高棲之

志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

宴息保自事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

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

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

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

曰晚研想逢二人更以年表疾至志寡求拙日事并可

山居日與知遊別故曰謝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

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面山背阜東徂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繚聯邪亘側

直齊平枝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

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

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

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近東則

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

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劓黃竹決飛泉於百

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處於近瀆

在上田

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
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畝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
鄣是近出之最高峰者西谿便是谷之背入西谿之裏
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滂在西溪之東從縣南
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北至外谿封塏
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間砌在石滂之東
谿遠迤下注良田黃竹
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

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槩傍薄於西阡拂青

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連

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

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離合是其貌
狀也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

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槩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近西則之關用槩石竟渚竝帶青林而連白沙也

楊賓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綠浦以被

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

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石室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

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

謂為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風也

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

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圻西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

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溪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關故曰下磯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是北邊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

平二韭四明五輿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

凌石橋之莓苔越嶺谿之紆縈

天台桐柏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輿皆

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也五輿者雲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輿皆相犄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嶺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

松箴棲雞唐嵒漫石崿嵒對嶺巖孟分隔入極浦而遭

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嵒寄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

棲雞在保

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嵒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

唐嵒下都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崿嵒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

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嵒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

名曰孟塿芋薯之畧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嵒崎深沈處處

皆然不

遠西則

原本闕四十四字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

崑漲緬曠島嶼稠沓山縱橫以布濩水迴沈而縈浥信

荒極之縣眇究風波之睽合

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

謂海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崑崙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徒觀其南術之

原本闕三

字

生巖

原本闕二字

成行緣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

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於歲春

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奔飛流灑漾

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

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

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
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機
勇門以南上便大閘故曰成行岸高測深者下知淺也
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
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
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慚於
海若事見莊
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

原本闕二字

今園枌槿尚援基

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
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
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
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

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

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閭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

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凌陸麻麥粟菽候時占節遞執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

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於須

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克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

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恣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

椒塗飛漸榭於中止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

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

此皆湖中之美但患

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

水草

則萍藻蘊芡荇蒲芹蓀蕪菰蘋繁蕝荇菱蓮雖備物之

偕美獨夫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

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克給而後塞豈蕙草之

空殘卷敝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

唐上奏而舊愛還

塞出離騷敝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唱蕙笳篇唐

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類
蕨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

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

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菑林蘭近雪而

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

蒂茂素蕤於紫枝既駐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

本草所出

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
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

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筋根葛根野葛根闕根也五

華者董華芫華槎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

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闕實也二

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木香蘭草林

蘭支子卷柏茯苓並皆仙物
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

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
露夕沾而淒陰風朝振而清氣互捎雲以拂杪臨碧潭

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

逕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

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
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

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大
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筭之流也修
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闕中之禁苑淇澳衛
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

馬中陽竹林之游鸞鷺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為笛黃
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為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
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其木則松柏檀櫟原本闕
二字桐榆
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

櫟柘穀棟楸梓檉檮剛柔性異貞脆質殊畧高沃瘠各
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
蔭澗下而扶疎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華映水
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蒨承和煦而芬腴
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
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
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植物既載動類亦繁
受謝白日昭只詩云鄂不韡韡也

下則熊羆豺虎獬廌麋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

矧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猿音袁揮音龜狸音力之反攏音火丸反

犴音立懸反犍音曼似攏而長狼之屬一曰羆猊音安

黠反羆音弋生反狸之黃黑者一曰似玃豺音在皆反

獬音元野羊大角廌音鬼氓反廌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猿哀鳴鳴聲可翫

緡綸不投置羅不

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

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

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

之在斯撫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

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
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
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幾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
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悅豫於林
池也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臙腥故大慈之

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

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

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

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

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原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

有諸諠譁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苑園制苑髣髴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則新理既不純更宜復溫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

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徑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喬木納

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

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初云

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域傍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

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

世以期夢撫六度以取道秉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

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

相遇之不早

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埽

必在體人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
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遊昔告離
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賤物重已棄世希靈
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
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蛻其
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偕於至道且

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章叙學仙者雖

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
期先生是馮明王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
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周云和以
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

獲長生方之松苗
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

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筋自篁擿箬於谷揚勝所

桔秋冬臨獲野有蔓草獵涉蓼蓼亦醞山清介爾景福

苦以木成甘以樁熟慕堪高林剥芟巖椒掘蒨陽畦擿

檨陰標晝見寒茅宵見索綯芟菰剪蒲以薦以爇既坭

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

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

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篇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
食鬱及藟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苦樁檨酒味甘並

至美兼以療病檣治癰核木治痰冷堪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菰音及採以為紙蒻音蒻採以為漂蒻音蒻採以為飲

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

風瞻雲方知厥所

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崢嶸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

處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灌溉以環近諸

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汎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殫抗北頂以

葺館殷南峰以啓軒羅曾嵯於戶裏列鏡瀾於牕前因

丹霞以賴楮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

原本闕二字

之未牽鵠鴻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沈泉傍出

潺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硿礧於西雷修竹歲蕤以翳薈

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

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嶺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

基回互櫺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適即回眺終歲

固數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邂逅於人羣長

寄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所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縣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

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吟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
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於
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嶂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
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間南關
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
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
路因山為障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
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隕映者西巖帶
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
開牕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濟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
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牕戶綠崖下者密竹
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
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
美巖岫崢嶸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
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因以小湖鄰於其隈
山列其表側傍緬闕為異觀也

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慙終肥別有山水路

邈緬歸

汎濫肥慙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名有形勢

求歸其路迺界北

山棧道傾虧磴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

泓泓澄淵孤岬竦秀長洲芊緜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

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

積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捎巖木映波而結藪逕

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而悉晨暮託星宿

以知左右

往返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洲岸草

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岵川有

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

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

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

嶙舉峰則羣竦以截嶂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

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阻山有林曰岵此

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叙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

既畊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賴自外何事順

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

意謂楊較以揮且列於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絲續暑待締綌朝夕餐飲設

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病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楊較班固亦云楊較古今其義一也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

左思曰為左右楊較而陳之

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

崖巘杏壇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

檣帶谷映渚堪梅流芬於回巒裨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

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柰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户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植甚多棗梨

事出北河濟之間淮

頴諸處故云殊所也 畦町所藝含蕊藉芳蓂叢蓂齊詩

菲蘇薑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蔥標清

以陵陰春霍吐苔以近陽

詩菲見詩柏舟中管子曰北戎得寒蔥庾闡云寒蔥

挺園灌漑自供

不待外求者也 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

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哀之可壯尋名山之奇樂越靈

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

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此皆往年

之藥即近山之所出

有採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

衆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散花霏蕤流香飛越析曠

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

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愜於予情諒僉

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

兮俱悅寒風兮騷屑面陽兮常熟炎光兮隆熾對陰兮

霜雪揭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

賞傳古今之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

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

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為適也

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

景之歡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

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觀騰翰

之頡頏眎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

理攀

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各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

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裹見柱下

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頽於道術

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策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厯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伊昔黜黜實愛斯文援紙握管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黜黜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登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

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

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

若乃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

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哀之在

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遜

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塞芳庾宅壘以保

和輿陟我而善狂萊庇蒙以織畚徐韜魏而采芋皓棲

商而頤志鄉寢茂而敷詞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

會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埤咸自得以窮年眇貞

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

絕迹上皇下哀實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於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術告伯陽琴心三篇庾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遊諸名山在蜀我著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間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居紉嗜慾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春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登其

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
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侯通明於五眼權近
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
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
筆絕簡不復多云冀
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郊居賦

梁沈約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
以爲場獸因窟而獲聘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
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

之編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
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
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
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
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
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
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
昊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

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閒庭而宴息
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
以騁力遷華靡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
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寔隆繇四代
於茲日盈百祀於惟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隕箴之從風
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
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
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

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
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
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
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陟所不記彼黎元
之喋喋將垂獸而為餌瞻窮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哉
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
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
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塾廓重氛於上塲躬靡暇

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媯夏又馳驅乎軒項
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
於遐俗聞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
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
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
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
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

於華閭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
味先哲而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
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
荒郊編霜莢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
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滲之汀澹塞井甃之
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
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藉外扉而為戶既取陰於
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閭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

沿趾於雷垂周塋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菱青藻
蘼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
湖餐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萼綠施
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脣彘首布獲南池之陽爛熳北
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牕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
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
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牕
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

於紫帶銜素蕊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
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穎好
葉隱而枝藏乍間闕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
澤虞秋鷺冬鵝修鷗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澆澣之輕
軀翅攄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
儵鉅鰈碧鱗朱尾修鰭偃頤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
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
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

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
觀先識之情偽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而為易不自已
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
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
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願簞食而樂
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
東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
渠無塞爨於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為

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
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
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羅方圓而綺錯窮海陸而兼
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綫試撫臆而為言豈斯
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
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枉渚肇舉鍤於彊秦路縈
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
珍實愆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涵涵獨流

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游於茲所侍綵旄而齊
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
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愜於斯
觀始則鐘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
無算貴則邴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
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
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為
寓徒徵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

陵之撫撫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
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
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
榭重栊千櫨捷嶻百拱相持阜轅林駕蘭柁水嬉踰三
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感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
時回余眸於艮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
訓之可秉始餐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
蜺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

言以自誇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
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
峯喬枝拂日堯嶷峒寧墜石堆星岑崟崢嶸或坳或平
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
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脩
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覩摧殘
之餘遂成顛沛於厓豎康斂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
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崇何宗祖

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續武殆隆平之可至
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非一靈館相距席
布駢駒堂流桂醕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
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椀握椒糈悅臨風以浩
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
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
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閭
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

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葦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
已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
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
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
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
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
場獸依墀而莫駭魚叨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
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蕊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

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
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
於庭菊冰懸燭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
鴈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
之所留滯亦忘之而不能舍也傷余情之頽暮懼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
歸閒蓬華旁關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
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

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幽居賦

有序

唐
陸龜蒙

陸子居金吳東踞長洲故苑一里闔闔不通人事且欲
吟詠性情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
矣曰閒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
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小學
窮玄早持堅白其生也懸疣附贅其材也戴癭銜瘤居
無養拙之資出有倦遊之歎初張蓬矢嘗逞志於四方

未佩桃符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全衰門
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於圖形荀勗
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袞朱輪十乘紫詔千篇炳
若星辰粲乎竹帛俯觀圖牒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
零落漆工裊酒幾欲沈淪故栗空桑屢瞻摧折劉超劉
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共有山林之志思鑿坯以
遜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腸扣兵鈴於魚腹窮年學
歷不遇白猿隔日伏牕未擒黃鸝止則葭牆艾席行則

葛屨柴車仲宣方翫於棊枰叔夜遂眠於鍛竈既而草
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墨別為三復悟儒分至八何晏
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裁同服氏初陳梗
概漸入精微探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
然後謂之聰明差若毫釐烏足言夫大小加以病唯鬪
蟻力止戡蟬簾帷非翡翠之榮鐘鼓豈爰居所樂遂求
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
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宋玉

嘗戾止於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安於僻巷揚德祖家唯
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衍薑辛繁欽苔碧復有稻名
半夏藥號恒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潘尼館
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酢竊觀流詠
雅尚清風古今攸同聖賢何遠武仲遊於沛澤伊尹耕
於有莘予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
歌動五噫竟作賃舂之客况有布袍綸帽尚足朝昏羽
扇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袖虎僕射用牛螭自理茶租

閒披鈞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為名都略點八十
虞下問得犁塗之義徐聽聞愬怒之詩既已逢原遂成
稿翰非因授簡切擬題鞭不能粉澤大猷且用玄黃稗
說貽於好事希逢得意而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
賦云

太伯勾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連鶴市比顏巷兮非
陋方賜牆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以人行莊生乃
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予何謝焉欲神遊於浩

氣法大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樂武子食無
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唯可賀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
而誰能擊墮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噫秦
時亡命竟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用此僕
病未能藝合歡求解恚之方餌陟釐明政冷之徵悲少
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
爐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偷桃還憐嗜芡何慙尺蠖之屈
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几聊思夷甫談玄搦札濡毫恥

效文通奏記夫靜者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多
士退宜追乎逸人煩原士之五畝託高風於四鄰繞祛
燥濕稍遠囂塵以日繫時且復窮乎魯史穿池種樹正
欲類於齊民室之崇牆墉非縮坂因坎窞以為涵藉蒙
寵而表限孟戒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床鹿
憤訝招隱兮何遲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
可釣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贅客有雕龍之辯
然後為狂生雄自投而幾死禍動妄而將行外嬖方施

孟子虛陳子仁義中讒既勝韓非徒恃其縱橫況復支
離壹鬱旭陋蹇吃材甚散而寡文體素羸而多疾陰鏗
藥銚披曉幌以昏來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然忘物
我混窮通將大宗師理叶與握真宰情同優游塞馬俛
落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良辰美景深符謝惠留連於
明月清風得不分碣岸而飾荒臺輟金錢而顧佳樹尊
絲兮欲縈千里草帶兮初圍十步顏垣抱碧無非海髮
山衣暗坐飄紅盡是松脂桂蠹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

萱覆井之新桐乍引臨牕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
移門夢去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遠孤村遇景逍遙就
魚鳥之情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濯言泉屢遊
經苑憂中廢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遠豹管閒窺羊岐忘
返搜束皙之云缺補陳農之已遜梁太祖府充名畫咸
得奇蹤王子敬家聚羣書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分
毛徒羨夫玉杯朱弦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為樸
野不稱蓬蒿恨殘編之未購奚雅具以為勞况乎棲平

蕪古木之地壯被褐擁鑱之事宜其梓合巾箱藤交餅
笥炊粃稗以為食剖瓠匏而作器荷蓀而行據梧而睡
妖能勝德休占賈誼承塵醉可全真但舞王戎如意其
間豁爾此外蕭然姜肱則唯卧一被江華則還留半簞
望夫子之門牆乃過數仞顧先生之履屐不翅雙穿敢
驚時而獨行聊收視而返聽豈可浪廢玄關虛搖譚柄
夜將半而誰容月每旦而誰評清言不屈孫劉難減於
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式抽易緒或扣老端

演精微於簡易消澹泊於艱難澄如井水界若長竿興
牛心者赴敵持麈尾者升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
風霜正寒興公雅對仲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
相方知習健抗彌天之道安彼獲落而無容且蕭條而
高寄兼耳目以咸外曷丘園之足貴幸春物之向榮別
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孰謂多機瘠者後而腴
者先奚為一氣真宰難問洪鈞肯留人間未適象外何
求縱使掬煙霞而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攝景

冥搜橫絕於四海飛揚兮十洲讀仙氏之琅書安能解
愠傾洛公之金醴幾得消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國悲舊
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歎鐘鼎以沈光向漁樵而騁
力庾桑有道猶居畏壘之山接輿佯狂亦取枕櫪之食
徐夸下舍陶愛吾廬上法於陵之畦圃旁分建業之村
墟時牽殘磔自把渠疏友之惠施莫解連環之義翳無
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後阻才
將命分分坎壈性與時兮共齟齬間遊廣澤何學弋於

蒲且終蹈滄溟更移家於芋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伏
吾神苟能推於用舍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檐何
辭井臼不求容於假徑何患荆榛沈冥者樸素之源毀
譽者浮華之轍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號落霞尚
被枯桐之說佐聖則幽贊成功逢賢則雅旨攸發同於
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巖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
東山北郭之風纔能養素有左公右侯之計未足圖全
羌浩歎而長吟畏蘭凋而蕙歇清樽方豔於瑤水寶瑟

坐凝於華月歸田少接尤疑斥鷃追飛羽獵相逢可謂
蕪菁唐突

端居賦

有序

宋
种放

予嘗闔扉而居不樂他游未嘗以一詞輒干公侯以借
浮譽門外苔封草織非知己之深者無一造其居或罪
予曰嗟乎明逸上有明天子賢執事子獨貧且賤恥也
又易稱君子以貞凶子其有是子予退而作端居賦
山鳥寂寂梧陰晝碧窮居退夫耿然不憚精神沮而倘

徉冠履陋而踧踖類沈酣而未醒豈執迷而莫析固貽
譏於獨善尚多言而自釋鯨鵬雖大無風波而何益胡
粵萬里舍舟車而奚適在聖賢雖有志於下民孰能無
位而立辟况予才不造於往哲名器敢期於苟得在得
喪不忘於明聖顛沛必思於正直終皮弁以自守惡鵠
冠以假飾進不妄而嘻嘻退不怨而戚戚故孟軻有言
雖有鎡基不如逢乎有年顏氏幾聖樂在陋巷亦將育
乎令德茲窮通之自信匪古今之可尤顧竊位而擇肉

分予誠自羞寧守道而食芹兮中心日休予將息萬競
消百憂養浩氣於蓬茅之下飲清源於淵默之流侶鸞
鵠兮雲霓之表終焉泯衆議之啾啾

巖棲賦

唐 吳筠

感玄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疎言可放而從默身應卷
而忽舒爰鷦鷯之巢林在一枝而有餘性所悅而難違
託茲山以結廬果棲遲而我愜即逍遙之靈墟觀其縹
崇巒橫峻谷激泌泉羅森木援魏我以縈糾前參差而

聳伏追陰壑之夏涼偃陽崖之冬燠美勁節於松筠翫
幽芳於蘭菊虛籟清耳閒雲瑩目因海鶴以警夜任鷗
鷺以知旭慮靜於無擾神怡於寡慾於是歌考槃於詩
人諷嘉遜於大易遠浮俗之艱險消毀譽之損益蹈方
外之坦途信可免於兢惕既即陰以息影由不行而滅
跡雖區中之末計實世途之良策人所棄而已收故處
約而恒適覽無見以收視聽無聲以黜聰和匪專於旨
酒樂奚必於絲桐焚清香以練氣啓玉檢而擊蒙期遺

滯於昭曠無近真於感通鑒太虛之有象覆妙用之非
空朝天甚簡採藥多暇形猶資於吐納意已遊於將逝
知道無廢興而物有存謝故挹生本而常生體化宗而
不化蕭蕭絕塵境誰與鄰跡遠而朋遊益曠機忘而鳥
獸可馴韻靡叶於當時心常依於古人仰由皓之逸軌
詠羲農之化淳師黃老之玄奧友松喬之道真慙無功
之逮物良獨善於吾身祗所幸其自得敢韜精於隱淪

何卜賦

唐
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
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
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
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
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早人斯具
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
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
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

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夔何罰而蹢躅
姦何功而扶持紛紜忠雠交作舛馳似與似奪似信似
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
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姦或
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
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舍操莖之毒豕苓雞首之賤毛
各於其時而伯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
若履絺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絡首

縻足兮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鼃千里同涉於川其
時在風淫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種
之利乃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惡之同
顧所卜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
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訖執龜而
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
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膳錄監生臣吳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三
四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三

曠達

玄暢賦有序

魏曹植

離騷
卷三

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
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
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

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
祿邁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穎於伊望思薦
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鑄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
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搏天蹶青
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
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遲邁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
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畊柔順以為
田不愧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之流聲超遺

黎而度俗

登真賦

唐
吳筠

悟世促而道永知名疎而體親遂忘機而滅跡方鍊骨
而清神道不予欺兮感通象罔天必我鑒兮保合元真
陰滓落而形超陽靈全而羽化惟九仙之冉冉降八景
而來迓何霓旌之悠揚吾其整此霄駕持造化之系出
存亡之表遠四野之冥冥近三辰之皎皎涉虛寥之浩
曠覺宇宙之卑湫龍鸞竦兮升我於玄都流玉音於至

寂散金光於大無星官後從雲將前驅使八威於六領
盪遺祆於天衢麾百魔以震伏總萬靈以遊娛翠旄紛
紛兮拂重霄而凌厲入閭闔之九闢過太微而一憩倚
華蓋而招真登紫庭而謁帝飲予以沆瀣樂予以玄鈞
左盼夫鬱儀右瞻乎結璘信巍巍以蕩蕩蕭蕭而振振
享讌斯徹遨嬉未已泛乾河之廣流舉析木之芳蕊靈
杳靄而八衝寶雲杳而四起諒茲境之足悅乃此情之
匪留揚玉輪以逕進更冉冉而上浮控三氣而高舉何

萬夫之足越覲元始於玉晨謁虛皇於金闕真朋森而
無算咸顧予以致悅於是凝而為有散而為宗見不以
察聞不以聰視極於無際聽周於無窮動不因心飛不
假翼與浩劫而靈長視萬椿為一息或躋綺合之榭或
宴圓華之房躡太漠之清迴弄明霞之焜煌仰瑤嶺之
嵯峨俯碧津之湯湯羅絳樹之杳藹激神風之琳琅何
至樂之歷極永逍遙以為常

紀道德賦

五代
杜光庭

道德清虛玄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
德本無為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
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
物信克初乎東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常垂
衣兮修之不惑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輓之者
為萬夫之特
有皓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
者為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
皋陶邁種兮溫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

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非
道德也無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
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
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
喪歎浮沈風驅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
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
文起怨於鳴琴鴈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
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

絕聖韜賢餐芝餌木誰能含光避世鍊石燒金君不見
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
見四皓避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
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為乎怙權恃寵
顧華飾與雕簪吾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為師範吾
所以思去奢減慾保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效蘇子張
生兮於時而縱辯不能勞神效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
襟

空同賦

宋朱子

何孟秋之玄夜兮心惻戾而弗怡
偃予軀之既寧兮神杳杳兮寒閨雲幄掩而弗扃
兮璧帶耿而夜光宕予魄而不得視兮
悵竚立其怔營靈修顧予而一笑兮歡並
坐之從容寐將分而不忍兮旦欲往而焉
從眷予衷之廓落兮奄愁結而增忡
超吾升彼崑崙兮路脩遠而焉窮
忽憑危以臨睨兮歲廣寒與閨風信真際之明融兮
又何必懷此夢也矢予詞以自寫兮
盍將反予旆乎空

同

棲深賦

元劉詵

六合之內八荒之墟匪皋匪溪不旬不廛有岡伏興望
之芊緜蓋得名於吾黨而託之予槐黃之一言於是過
者喟然而語曰此非姓溪以冉而名谷以隱者之盤旋
邪非科目之已遠而寄想象於千年者邪爰有有道築
居其巔問其所從來則蓋元祐之初年矣青山繚屋古
木橫天籬援翳塗藤茨入椽內環洗墨之池外遠種秫

之田竹分徑造之所疏滿日涉之園春林雨過花澗流
泉孤鶯自啼時鳥雜喧清風墜篠永日聞蟬焚香起坐
茶味入禪微涼蕭瑟林木自絃秋清賦詩脫葉如箋天
寒酒熟梅花入簷峰雪成畫牆暝獻暄閱大化之迭序
甘窮居以為緣族四世而無狹乃構寬於厥先折干雲
以為棟逝棲鳥而為榜鳴機隱於內雷藏籍蠹於西偏
文公題記韻士贊篇風月不待獻而彌勝江山不假飾
而增妍念百年之種樹終自庇於本根又歌聚之從起

待千載之雲間豈飄風之晝語異茅雨之夜眠比隱橘
而非幻擬種桃而非仙於是先生欣然而笑曰深矣吾
之棲也可以驕元亮而傲玉川矣客有難之曰吾聞淺
深表裏所分山之深也在谷水之深也為淵今先生之
居介毫末於一馬寄圭粟於大千南匪其中北匪其邊
而先生何所指以為深焉左眺高閨右接廣阡暘車望
其林翳饑袂想其吹煙而先生何所持以為深焉窮搜
逐討談空說玄問字填巷受經款門使昧者欲赴於其

燧辯者欲磨於其堅而先生何所匿以為深焉先生曰
夫泥於迹者常有所窮游於化者或有所全吾聞至人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會光塵於一隙混涇渭於同源故
卜於肆者庸知其非隱行於市者安知其非仙嵇康好
琴靈運遊山伯倫酒狂張旭草顛豈所託之或淺常不
離乎人間顧吾深之安在誠可指於目前彼山林之委
塊亦身外之附懸於是客莫能詰走若季咸望其棲而
不見渺山水之蒼然

適志賦

元馬祖常

適機子遇忘機子於大都適機子曰若知吾適機乎凡
羣動萬彙叢生沓來肯綮輻輳泉滲穴開揣摩捭闔迎
合附會孕姦媒孽逆承人意子不吾信請衍斯義惟是
都也子欲浮閩越吳蜀則登舟子欲走并冀朔漠則升
車若東若西或南或北扶耄挈稚囊金橐穀發軔則達
不俟龜卜顧茲弗覺而踽踽齷齪木偶弗若譬驥之童
鬣牛之食角子何不智甚邪忘機子曰子庸知我之底

蘊邪今子說我以私智啗我以功利陰墜厥醜陽塗其
麗固妻妾之所羞而輿臺之是貴我游神八紘而身寓
一室心翫千古而視不離席幽時莫耀韜閟莫測明是
非於後世公得失於方策邈邈縣縣似消似息鑑空淵
渟罔有形迹子令我登航浮流則航有覆令我升車涉
途則車有軼何發軔之遽達而謬以不知目我哉適機
子啞而愕矇而笑曰八紘寥廓子將奚托千古冥冥子
庸用學煜煜煌煌之輿馬烜赫赫之官爵彼幽晦與韜閟

實徑狂與鈴鐺後世孰親於妻奴方冊孰快於女樂同
生同死皋夔羿浞世方溟渤兮翅澆濇喔咿栗斯無害
於儀鵠夷脂韋無損於皮若夫航之覆車之軼寧盡廢
車航也哉不智之機子復何辭忘機子拊髀鼓膺哈且
呼曰初間若之辯可駭可慕旋而籌之惟螽惟蠹慨戰
國之口頰俾宗廟其墟墓墨焉朱焉悲絲泣路繫二賢
雖詭迹於孔孟庶憚天於朝暮順於骯髒改我軌步或
噓或煦或濡或响雜肖翹於一喘羣黃卉於一澍槲埴

索塗螟屑羸負吾恐禍天下之英才子且吞言而勿吐
適機子曰有是哉姑置之子自礱爾璞我固淬我稍孰
利孰鈍厥效卓卓忘機子曰大璞不礱大金不淬蔑爾
利鈍奚傷至器二子方藻吻黃舌矛盾辯詰有馬子者
魯仲連之流也以書連矢射其所曰夫天地精明人實
肖形倥侗顓蒙教學陶鈞蓋金玉之合應匪忘適之異
情子盍聽鈞天於廣野覲萬舞於天庭然後範聖度揆
時中蹈龍蛇占鳳麟茲豈非莊周氏所謂天民者乎二

子解圍合盟而去

雲卧八極賦

有序

元吳師道

集賢都事李君澆之風神高邁夙有山林之趣題其室
曰雲卧八極取太白詩語也且命東陽吳某賦之愚觀
君方以才業用而其言將飄然獨往者故為之具道其
樂而復因末簡以致意焉其辭曰

承玄元之遐胄兮復孕靈於長庚夏高安之絕塵兮中
湛然而潔清餐玉芝以為糧兮吸沆瀣於金莖襲蓀蘭

之芳菲兮憂明璫之晶熒渺獨立乎物表兮隘濁壤之
營營羨山林之幽遐兮有白雲之英英攀謝公之遺躅
兮契希夷之高情澹怡悅而自足兮誰與共茲一壑撫
磐石以為牀兮翳長林以為幃被純素之幽光兮睨浮
游之冥漠羅孤彈之清琴兮送雙翔之黃鶴嚙飛泉而
漱松風兮渺天宇之寥廓欬飛神而輕舉兮凌倒景而
上浮建采虹以為旗兮挾迅電以為輶前飛廉而後豐
隆兮並羲和而奔流始發軔於暘谷兮拂予袂兮扶桑

遵巽隅而行邁兮遂窮歷乎炎荒軼朱天之曠莽兮直

參井之所當跨崑崙而越流沙兮求曜靈之所藏不周

呀其欲合兮余超凌以徑度馳閭野之重陰兮命燭龍

使先路循尾閭而抵艮維兮復蕩蕩其無終余游曷其

有尼兮聊弭節而從容曠一息而萬里兮睇窮髮於咫

尺俯齊州之九點兮曾不啻夫蟻垤嘒下土之擾擾兮

紛萬蚋之起滅志彷徨而廣大兮形逍遙而自得羌茲

樂之可懷兮吾寧放而忘返聖乘則而植中兮揆厥初

而不遠散克溢於無垠兮斂不滿夫錙銖妙元化之於
穆兮信機要之有樞擴方宇之内外兮顧何適而非途
時動靜而不愆兮與造化而為徒委余心而一致兮又
何必遯世而離居亂曰雲蟠林栖荒以寂兮埃壒溷濁
不可息兮至人之心不滯於迹兮惟時惟中自太一兮

海濶天空賦

明
黃儒炳

有寥廓先生兀然塊處冲然自如鏡靈心於兩界佇立
覽於中區浮游象外逍遙太虛妙橐籥而非有入象罔

而非無櫻機子過而詰之曰人之生也抱識含靈境緣
互逐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無頃刻而怙想譬
波委而雲屬今吾子徒浪迹以放神毋乃閤於步而疎
於局與寥廓先生憮然曰噫嘻大道渾渾一量參差悲
子狹識甕底醯雞邈哉玄聖海天襟期橫施直際孰踰
範圍請言其大以釋子迷若夫百谷稱王尾閭汎濫勢
力橫撼渺瀰淡漫浮天沃日吞吐無岸鱗族介羣赴浪
逐澹或潛或躍呀呷簇羅沫鯽鮒而不亂流化鯢鯨而

不益波水府幽壑茹納弘多被靈物與寶藏差難知其
幾何至若輕清上浮迴環蓋倚霽景方澄長空萬里天
邊引颺靜埽氛靄仰碧落之無垠見孤嶂之屹峙則有
逸遊飛鳥順勢飄飄上下頡頏習習啁啁大鵬無待側
翼鸞鳩不妨羣翔彼螻蟻其一氣曾何礙於覆幬物與
物而交動幹流轉而莫息雖分布於飛潛何天淵之盈
塞煦灑潯以相忘欣吹萬於咸拂繫吾生之胸次元同
焉而皆得沛浩浩之洪流炯蒼蒼之昭質與太初而為

鄰紛煩襟之自汨爾其希世達士遊心玄冥一塵不罣
萬慮何營罔飄忽於慾海詎點綴於太清九皋或喻其
岑寂千頃莫狀其汪泓軋海屋以崇居摩天倪以抗旌
闕銀山而泛日盼玉宇而開扃遊戲九垓躡雲曳屣一
簸一揚連山瀆漚任煙濤之卷舒絕風日而光霽悶因
應於物情解有同於縣寓彼河伯與雲將且望空闊而
悚愧又况吾子之貿貿何異挾蠡而測重溟握管而窺
天際於時櫻機子聞言敞罔若狂胸次恢張遂起而為

歌曰有美一人倚逍遙下靈派兮上雲霄金玄北兮根
祇祛害馬兮煩囂連天渺渺金樞見漫道排闥帝闕高

酒隱賦

有序

宋
蘇軾

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謂
之酒隱君目其居曰酒隱堂從而歌詠者不可勝紀隱
者患其名之著也於是投跡仕途即以混世官於合肥
郡之舒城嘗與遊因與作賦歸書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雲聚漚昔是濬壑今為崇丘眇萬事於一

瞬孰能兼忘而獨遊爰有達人泛觀天地不擇山林而
能避世引壺觴以自娛期隱身於一醉且曰封侯萬里
賜璧一雙從使秦帝橫令楚王飛鳥已盡彎弓不藏至
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與夫洗耳潁尾食薇首陽抱信
秋溺徇名立僵臧穀之異尚同歸於亡羊於是笑躡糟
丘挹精去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樂烹混沌以
調羹竭滄溟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每躊躇而自酌若
乃池邊倒載甕下高眠背後持鋤杖頭掛錢遇故人而

腐骨逢麴車而流涎暫託物以排意豈胸中而洞然使其推墟破夢則擾擾萬緒起矣烏足以名世而稱賢者邪

松江蟹舍賦

宋高似孫

鴻夷子皮既相句踐讐闔閭殄夫差弔子胥無纖恨於越人乃騁懷於西吾乃昂然作喟然吁曰兔死犬烹鴻罹於掌古人所危吾其亟圖方將朝三江夕五湖一去不回樂哉此桴屣其遺於人間情孌孌於姑蘇水統乎

笠澤天包乎具區松陵互潮太湖交潯川納壑府波畫
邨墟石罅磳岸崖釐別嶠波程杳渺水路盤迂洄渚棊
布聚落星敷采之於山則綠膩女桑黃苞橘奴收菽貢
梨剝棗櫨茶取之於水則絲被紫萸筍含青菰采菱舂
芡食蓮燒蘆是皆舟子所鄉魚郎所廬葭茨兮為域莞
葦兮為郭鴻鷺兮為鄰鵲鷄兮為徒特則天澄月淨風
恬靄舒或霧氣之濛沫或煙雨之扶疎棹歌亂發漁榜
疾徐命儔嘯侶靡一不魚蔭柳邊之巢椽注隔花之罽

無兒奏輕笏婦呼飛眾水事減減一發靡虛乃有鱠殘
之鯽四鰓之鱸環異叢毓鱗甲紛拏腥皆會於漁市羨
足給於魚租至於露老霜來日月其徂萬螯生涼含黃
脂膚其武郭索其雄睢盱其心易躁其腸實枯勇鼓而
喧集齊奔而並驅鴟夷公顧而笑曰昔者吳之將微民
甚囂虞厥有躁亂害於菑畬是固汝輩之所騁者歟吳
人趨而告者當是時也善有鮮鑒貞有罕孚樂鴟乎毒
習甘乎諛一豔方妍漂香沈珠樂極危生淪胥以鋪是

故非蟹罪也維我吳人以漁為娛每施勤於簞斷皆得
志於江塗方洞庭兮始霜熟萬稼兮豐腴執一穗兮朝
魁目洪渠兮爭趨工緯蕭兮承流截鬻沸兮防逋燎以
乾葦檻以青筠喧動涼絕驚飛宿鳬其多也如涿野之
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蟹事卓犖八荒所無今敢藉以
涼荻束之風蒲願奉一醉獻諸大夫大夫嗒然笑曰嗟
汝吳兮巨麗樂太伯兮開初括於越兮自裕跨蠻荆兮
遠模干星紀兮經畧控軫野兮車書至若數澤幽靈川

瀆漉漉灌注今天下之半鬱拂兮瀛州之居忘越矢之
俟西歎靡臺之交蕪余方超萬物兮如蛻豈一蟹兮樂
且吳人再拜進曰大夫高矣儂聞宅金湯之固者莫崇
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者莫勇于謀者也目吳越之成
敗愾君臣之嗟戲然儂者生長水國子孫澤隅朝莫一
艇暑寒一蘧老魚鼈而為命狎鷗鷺而不孤久與世以
相忘亦傷今而欲連大夫方將謝軒冕樂樵漁儂玄機
兮相高庶嘉遯兮不渝今儂有粳可炊有酒可沽幸江

山兮如待祈風月兮無辜大夫為之欣然曰若子者是
豈以蟹為業者歟非渭水之遺智必山澤之修癯深樂
其言藏道於愚欲去兮徘徊欲逝兮勤渠舉酒酬酢道
古哀歡與之釋縛為之拍浮剗甲如山壘橙如鋪意悟
忘言酒深相扶指青天兮自誓幸來世兮知予眇煙水
兮莫流迅孤舟兮長呼蟹翁者三歎於邑四顧躊躇揖
長江而如矢聆浩歌而莫能俱其歌曰天高兮月寒天
風兮水急鴻遠兮汲汲人有慕兮何歎及老霜澤兮遺

漁斷有蟹兮眾有魚酒答天兮天知予子不得兮愁如
何又歌曰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兮自決知者
樂兮樂者哲蟹健兮魚肥風吹觴兮酒淋衣知有蟹兮
不知時若斯人兮其庶幾

雲林賦

元
袁
桷

若知雲乎昭昭然服光以廣微隆然廓然又似夫五色
萬物而沈幾來弗以趾去弗以馳其始也盤辟夾輔輪
輪囷囷孰合其處所其終也寸芒以興導轆轤轆轤鈴鈴

汨沮洳襄丘陵若慕而佇若泣而赴愀兮哀不知所訴
蜺蟬渺緜含英吐鮮適傾蓋而忘返繁接席以爭先誠
果樂乎莫與之宣形成乎無形名生於有名囿於家林
允為儀刑奉著占之曰居高而卑佩矩帶規升於木無
往不復不泄不辱言歸其谷伊南維湖將以為居齋三
日祝而泣諸耆分中峯式瞻其端為章為祥為輪為冠
風以潤之雨以需之挾陰而噓乘陽而舒朝飛夕躋莫
窮其栖有翼者鵠遵於其涯曰將有行自東徂西綏而

迎之維墉之崇施而流之維泉之通以沐以容是謂雲
林之宮

閒艤賦

元陳樵

融火向中余方慎夏接葉罷亭依山忘榭麗草長林未
卜與夜臨池館水不怡陰厦伊清池之蹇淺兮覺水氣
之已多陰護草而翳蘭兮結斯構之戔戔疏堂屬其南
垂清陰生其四阿杜予門而却埽兮日長往乎滄波招
招緒風持雲沫露窮夜為日迄於闌暑余凌波而雅步

兮魚鱗鱗其在下若停橈之萬斛當步切之秋浦朱塵
倒景若閭而飛疏箔懸繒五兩姜蕤燕循牆而失據鳬
就槩而無依不纜而維不柁而安承艫絕後接舳無前
四載不服萬夫莫前亡余楫之蘭桂廢余橈之芳荃又
若委陋舟而弗御猶誕寘之河隄也蔭斯亭以宴處兮
瞻浮榮之翔翥文謝杏梁珍慙桂戶藻離棟而成妍題
去棖而加眎銀榜昭其碧鏤皓壁煜以振素波塵屬跋
雲松薦礎澤葵生閣蘋花照簾浮萍附蹟雕胡承柁愛

芙蓉之婉婉兮藉初日之明輝色湫澹於顏間蔚藻繪
之備施傾蓋成陰聯袂成帷含芳揚烈茹華吐奇當筵
薦綺在檻成梯映朱鷺之芳翰增翠羽之綠姿啼鸞在
柳媚蝶時來爾乃御絢綺攬蕉荃肆莞弱燎芳蘭緝靈
草以為躋緯楚竹以為冠白紵微舉芳風可握或進壺
投矢投瓊擊博或從橫竹素佃漁六學或左設鵠夷右
操釣具簑笠長拋筭箸不御屑桂垂芳聚粒為茹投八
絲之翠綸沈百囊之緩暑於是丹鯉含腴蓮萼豐甘葵

葉初肥綠杞闌干山膚陸茝華果具繁張飲命客觴政
在前蕉葉無奇金舳猶窄折葉薦芳引筒分碧挹蘭英
之春醪醜玉薤之芳液洗慮延歡祇以永日雅歌清吹
與舟俱浮合樽促席敷衽綢繆今夕何夕與子同舟抱
月坐花藉以蘋蓴視夜參半衡漢迴薄情盤景遽賓客
益樂乃起而為扣舷之歌歌曰世冥冥兮塵汚人慕前
烈兮凌青雲食有魚兮菽有萁願投老兮守丘林座客
聞之又稱歌曰卉服兮舟居荷為屋兮桂為祛宿沙子

之徒歟江上丈人之徒歟

樵雲賦

元涂幾

石田荒蕪清溪罷漁嗟吾行兮安之乃於樵而是圖執
彼斧斤往來崎嶇苔磴霜寒株林葉枯爰採掇乎薪蒸
釋勤勞於僕夫鬱鬱高岡浮雲是紆翳晴光於木末散
微潤於衣裾冉冉人起濛濛鳥呼忽丁丁之可聞辨崖
嶺之模糊歲既晏兮無與歸唐虞世兮忽已徂高車駟
馬兮吁可哀舍吾樵兮何所如彼條彼枚維棧維樗既

食力之無災乃全生而有餘重為之歌曰樵之人兮返
龐淳兮我思其儔無慚葛天氏之民兮

耦耕賦

有序

元涂幾

僕宜黃之鄙人也雖讀書績文而心非所好一日行臨
川山中間田歌依依而樂之賦耦耕一章以見志

步天風兮振羽忽余行乎高阻葉翳翳兮垂陰水濺濺
兮橫路懷田中之耦耕激商歌於太古婦饁黍兮在途
兒編蒲兮當戶悲黃唐之日遠孰返淳而還素儻斯人

之可儔吾將犁分春雨

藥市賦

明楊慎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柰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何
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摯湯液和緩瀝瀟
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山抽人
參二極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於雋昆明之取
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蔬薦織女之樓蓬茅龍之衛叔遇
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冥搜別有天棘

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之濯陽草款冬叩
冰而吐葩葶蘼迎露而先槁青綸碧組蒼龍就食於甲
辰素茵皜陳白兔騰仙於辛卯帝休鬼靈蕩邪而蠲憂
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若剗犀截角塞翠刪毛澄
禺山之水碧醴樊桐之金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臙臙
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
韜莫不攀丹危而陟翠險霄仙的而下神鷄涉嶽嶽馳
芊芊刈翹翹伐丁丁香草比於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

名簡子花號長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
乃延巫彭招長桑飛絳雪搏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
蓬州塗定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
瓚之鄉黃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
駢翔負局磨鏡之翁種桶講易之叟扶龜牀於行阿策
鳩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
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

宇天墮之山哀危螭於寸陰矜局鼃於井谷布護天府
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煙五十四州之謠
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煥邵公程鄭之倫驥子
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鍼龍奄飛符而擒蜮黃耆背鮫蒼
鳧鬢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鴈學語鴉鴉毛姬
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璧之錦光漾百潭之霞採思婦
之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
崔公之鏡云遠華陀之囊已遐既富矣韓康之肆寧靳

乎博望之槎揚雄夢腸頓醒滯思於雕篆相如消渴歟
蠲沈疴於齒牙豈知西顙之盤露北方之河車哉有林
閭翁孺者起而為系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
永逝兮二豎載殲兮九嬰兮菊潭兮灩灩宴蓉城兮冥
冥鴻安丘繼而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
誰蘊金瓶今子殫謝驚飈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
邀錢俶兮崔躍共喬松兮鯢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修
容麗級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十三